

快速查询

搜索



-中国涉藏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导航-特色子库→西藏图片库 专题库

-中国涉藏图书题录检索数据库→图书导航 涉藏人物库 藏传佛教寺庙库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涉藏期刊库 > 西藏研究 > 2002年 > 第三期

## 刍析纳西族东巴教中的“东巴”一词

作者：拉巴次仁 撰写时间：2002-06-12 09:02:11 来源：西藏研究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纳西族的东巴教、东巴象形文以其古朴、奇特的文化内涵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兴起“东巴学”热。但是，作为东巴教和东巴象形文字中的关键词——东巴，以往学者的论著中只作过简单的说明或注解，并没有作专门的剖析，使“东巴”一词至今仍语焉不详。为此，笔者以苯教与东巴教比较研究的方法，试析“东巴”一词的词源及其涵义。

### 一、现代学者对“东巴”一词的理解

“东巴”是纳西语“do ba”的音译。汉语中曾译作“多宝”、“多巴”、“东跋”、“刀巴”、“刀把”等。<sup>①</sup>它是指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中甸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永胜县等地的纳西族信仰的原始宗教中的经师或祭司。这类宗教人士在上述地区的每个自然村中有3至10人不等，皆属男性。一般靠世代传袭，传承方式有父传子、叔传侄、舅传外甥等，亦有投师学成者。大凡当东巴者皆懂得东巴文，能主持各种祭祀道场之宗教仪轨，也能雕刻各种祭祀物品，在信徒的心目中以“能者”的身份出现。

和志武先生曾对“东巴”一词的形体、词源、意义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他说：“biug，东巴巫师、祭司，字象人坐形，头戴神冠，口出气以示念经，念经亦称biug，名词兼作动词用。东巴有多种称谓：一为biu bbiug‘本波’，系东巴古称、与藏族苯教之‘本波’、彝族‘毕摩’、哈尼族‘贝玛’、白族‘朵夸薄’等称谓当为同源……五为do bbaq，‘东巴’是民间俗称。”<sup>②</sup>在此我们可作如下肯定：“苯波”是专指祭司的古词语；“苯波”与“东巴”的主要区别仅在于正统与俗称；作为俗称，其来历必定与东巴本人的言行或形体有关。

在《纳西族史》中谈及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时，郭大烈先生是从九大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其中“庚，东巴教借用了铸教和藏传佛教的许多宗教用语。如：高老（神）、老姆（女神）、东玛（面偶）、邦都（木偶）、可鲁（神座）、巴当（如意结）、布巴（净水壶）、丁商（碰铃）、窝左（拉萨）、休曲（神鹏）、星给（狮子）；也包括借用其他语词。如：达（马）、休（鸡）、吐（奶渣）”等，还有：“壬，在东巴教的东巴经中，有专门用藏语读音的经书，已知有八部之多，当是铸教经典的直接借用。如：《星根统昌》——什罗忏悔说；《窝姆达根》——什罗燃灯经；《什罗张此》——什罗咒语……以上这些经书，纳西东巴只会读不会讲。”其中，《星根统昌》这本书在东巴经中享有显著的地位。它“是作完大类（大型）仪式法事之后的必念

分类检索

- 经济
- 民俗
- 宗教
- 艺术
- 医药
- 文学
- 历史
- 地理
- 社会
- 交通
- 学术
- 藏学
- 传媒
- 人物
- 教育
- 体育
- 科技
- 政法
- 语言
- 书评
- 环保
- 文化

之经”。③

从以上阐述可知，纳西语中不仅借用了诸多藏语中的宗教术语，还借用了许多生活用语，如：“达（马）”、“休（鸡）”、“吐（奶渣）”、“葱本（商人）”等。纳西语中所借用的藏语，其音主要以康区（包括四川、云南等地藏族）方言为主。如：“老姆（女神）”、“窝左（拉萨）”、“休曲（神鹏）”、“星给（狮子）”、“休（鸡）”等都带有明显的康巴方言之特点。

郭大烈先生主编的《纳西族文化大观》一书中，对“东巴”一词的来历及其词义作了较明确的阐释。2001年7月，笔者在滇川藏区考察时，在云南社科院与郭先生等东巴研究专家座谈，当时我们也谈及过“东巴”一词的来历及其词义，其结论与郭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丁巴什罗又称东巴什罗，他是吐蕃前期萨迦教所尊奉的教主。在藏语中写作STon pa gshen rab，即‘东巴先饶’，丁巴什罗与东巴先饶实则一人，‘什罗’为‘先饶’，东巴（STon pa）一词在藏语中有‘祖师’、‘弘法’、‘大师’等意。东巴什罗即祖师什罗（先饶）之意，可能是民间对东巴教祭司的称呼，‘东巴’一词也是由此而来。”④“东巴”即“丁巴”，是藏语“STon pa”的音译之观点得到了以往藏族、纳西族及其他民族东巴教研究者的认同。习煜华和杨逸天在《从东巴经中的藏语借词看藏族宗教对东巴教的影响》一文中，对“东巴”一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其结论也与上述相同，强调“‘东巴’和‘丁巴’互为通用，是一音多译的结果”。⑤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作如下小结：“东巴”是藏语借词，属俗称；“苯波”是藏语的借词，系东巴古称；现代东巴研究者多半认同“东巴”是藏语——STon pa（祖师）的译音转写之观点。

## 二、藏语Pon-po和STon-pa⑥的词义辨析

既然纳西语中的“东巴”一词是藏语借词，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藏语的借词，其具体涵义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认真考察的问题。“东巴”一词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字，如果没有“求实”的学术态度，就很难找到其“真谛”。因此，笔者试从藏语中的STon pa谈起。藏文中的，既作动词用，也作名词用。作为动词一般指指路、指示、指导等。作为名词，它是对各种宗教创始人的特殊称谓，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被称作顿巴释迦牟尼。从佛教或藏传佛教而言，能够称为（顿巴）的只有释迦牟尼，其他佛教信徒，即使是德高望重者也没有资格称顿巴；又如，苯教众僧中除顿巴幸饶米沃（丁巴什罗）外从未有过被称为顿巴的苯教信徒。直至现在有一定藏文功底的人对运用“顿巴”一词定会慎重。

pon-bo一词在藏文中作名词用，其中（苯）作动词，有“诵或念”、⑦“反复朗读”、⑧“大声朗读”⑨等意，无具体意义，指示人（代词），“苯波”泛指苯教信徒。有关“苯教”一词的变迁，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专门论述。在藏文中也是古词语，但是其本意从古至今基本一致，与纳西东巴教中的解释基本吻合。苯教是藏族的本土宗教即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直至公元前1900多年前在象雄沃木隆仁地方诞生顿巴辛饶米沃时，仍在雪域高原盛行。从严格意义上讲，顿巴辛饶并非苯教的创建者，而是雍仲苯教的创始人。他在继承和发扬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同时，对苯教的祭祀方式、戒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改革，丰富和完善了苯教的理论体系，使藏族原始苯教发展成为更具人道思想的宗教，故此，原来的苯教信徒称他为“顿巴”。（苯波）一词的使用不像“顿巴”那样作特殊的专用名词，它泛指所有的苯教僧侣和信徒，因此，“苯教”一词是纳西族“东巴”一词古词之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所谓“东巴”为藏文（顿巴）之译音转写之说，既没有能够作旁证的材料，也没有能够令人信服的论据，况且，纳西族的所有祭司都可称作“东巴”。

笔者在滇川藏区考察时，专门收集纳西语中的藏语借词，寻访过像和即贵<sup>⑩</sup>那样的纳西族大东巴。东巴教中的藏语借词在纳西大东巴们说起来，发音极为准确，而且他们都能够解释其基本词义。由此觉得古纳西人对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很谨慎的，也是很严格的，这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极为有利的。下面笔者试从东巴文中再次论证“东巴”与STon pa（顿巴）之区别。东巴文中“东巴”和“顿巴辛饶”不仅是用两种不同的字来表示，其读音也有很大的区别，如“东巴”象形文是念biug [11]（本），“顿巴辛饶”在东巴文古籍中写成，上方是其形象，下方是其标音，念“东巴”，念“什罗”，两字合并后念“丁巴什罗”。[12]这种古纳西人对顿巴辛饶的特殊表示法，必定与他们了解藏文（顿巴）一词的背景知识有关。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对纳西东巴及其相关问题有如下初步认识：

1、纳西东巴，除大东巴和小东巴之称谓外，并没有以其他称谓来显示其尊贵的习惯。大东巴之间只有名气大小之别，却没有尊贵或等级之分，他们都是自食其力者，至今纳西东巴中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中心人物。大东巴几乎都有双重身份，即：在家里是家庭之父，在外是受人尊敬的祭司。他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组织、宗教场所——经堂，也没有形成庞大的祭司队伍。

2、小东巴必须要学会东巴文，要掌握雕刻各种祭祀物品的技巧，要学会主持各种祭祀活动之方式。解放前，所有的小东巴必须要到白地去学习或修行一段时间，否则他们无权享有大东巴之美称。纳西族中至今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到白地，不是大东巴”。

3、关于东巴的传承，一般属世袭制，传承方式有父传子、叔传侄、舅传外甥等。作为大东巴，其主要职责是主持本村或本地区的各种祭祀道场仪式以及培养小东巴，等等。

4、东巴教的祭祀方式主要有祭献食物和念咒两种。祭祀范围除祭天、祭风等大型仪式外，多半是与当地百姓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天灾人祸等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东巴与汉地的巫师不同，他的每一个祭祀方式都带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大凡大东巴者皆是有科研部的渊博之士，他们平常以某种无形的戒律来约束各处的言行。

通过对纳西东巴的人员结构、存在形式、社会功能、祭祀方式、祭祀内容、祭祀范围以及传承方式等的分析，与纳西“东巴”意义最接近的藏语是（读“昂巴”）一词，其语义为“咒师、持咒者”，类似汉地的巫师，其中指“咒语”，[13]（巴）指示人（代词）。自古至今，各地藏区都有本村或本地区的（咒师），在他们当中信仰藏传佛教的称作。但是，就其渊源而言，他们是从佛教传入西藏以前就在广大藏区受人尊敬的苯教祭司队伍中发展而来的，其原型应该是巫师。与纳西东巴唯一不同的是，现今藏区中已有不少宗教职业人士即僧人，而大多还是带有双重身份的自食其力者。说到这里，如果将藏语一词当作纳西“东巴”的译音转写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其原因很简单，所谓译音转写，首先两种文字的发音应该一致或接近，但是“昂巴”与“东巴”这两个词的发音完全不同，这个问题还得从正统与俗成说起，从主属关系说起。（昂巴）是藏族对咒师的正统称谓，以拉萨为中心的大部分藏区至今仍保持这种称谓，但是，滇、川、甘等藏区对咒师的称谓就有所不同。如云南中甸县一带藏民称（咒师）为（仓巴），而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县、红原县以及甘肃省夏河县一带的藏民称（咒师）为（多布）或（多巴）。实质上仓巴、多布或多巴皆属（咒师），与（咒师）的关系是主属关系，即（昂巴）泛指一切咒师，而“多巴”等则是（昂巴）的一个分支。“多巴”的来历与苯教神灵（堆）有关。苯教书籍中（堆）被描写成一种喜怒不定、报复心很强的精灵。平常，若人们的言行在有意或无意中得罪了它，它就会给人类带来各种疾病和灾难。因此，（堆）在苯教的神灵中占有较为显著的地位。为了避免它给人类带来灾难，苯教信徒要请（多巴）举行宗教仪式。这类宗教人士也就成了禳解

（堆）给人类带来灾难或疾病的专门人士。较为原始的苯教资料中（多巴）经常写成（堆布）。故此，笔者认为纳西“东巴”是上述地区藏民称咒师为（多布）或（多巴）一词的译音转写。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论证。

1、藏语或（多巴）与纳西语“东巴”一词的发音基本一致，与纳西语“多巴”[14]的发音完全相同。

2、藏族（多巴）与纳西“东巴”二词从形式到内容基本相同；而（多巴）是上述藏族对（咒师）的别称或俗称。

3、从纳西语中的藏语借词来分析，这些借词带有明显的多康方言之特点。因此，我们可能肯定所谓藏族文化对东巴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指多康藏族文化对东巴文化的影响。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藏族的整体文化的影响。

4、仅从“东巴”和（多巴）两个词的词义而言，也是基本一致。如，“东巴”的象形字是，“字象人坐形，头戴神冠，口出气以示念经”，[15]而藏文（多）是禳解之意，也指念经修法禳解灾难的仪轨，是指示人（代词）。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想象，藏文由东巴文的“字象人坐形，头戴神冠”来表示，而藏文由东巴文的“口出气以示念经”来表示。

5、古纳西人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极其谨慎而严格的。他们绝不会把诸如（祖师）与“东巴”这种涵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作译音转写的。

总之，“东巴”一词，虽然在以往的学者当中已有了统一的说法，但是从另一种角度去分析，其中仍有诸多疑点。因此，笔者经比较的方法阐述了个人的粗见，还望得到专家、同仁的指正。[责任编辑 保罗]

注释：

①李国文：《东巴文化辞典》，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页。

②和志武：《祭风仪式及木牌画谱》，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页。

③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36页。

④郭大烈：《纳西族文化大观》，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5页。

⑤《东巴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59页。

⑥顿巴，各种宗教创始人之称谓。

⑦⑧⑨ [意]南喀诺布：《古代象雄与吐蕃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⑩和即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东巴大师，民间高级美术师。

[11] [12] 同注②。

[13] 《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08页。

[14] “东巴”汉语译音记字又作“多巴”。

[15] 同注②。

[作者] 拉巴次仁，现于《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网站声明](#)

[合作加盟](#)

[频道导航](#)

[广告服务](#)

[人才招聘](#)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版权所有

Copyright© China Tibet Information Center

E-mail: [webmaster@tibet.cn](mailto:webmaster@tibet.cn) Tel:010-58336000

京ICP证 041074